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鬼子



鬼 子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⑳

著 者	倪 登	匡 恩
發 行 人	沈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	台 北 郵 局 36 — 575 號 信 箱	
	郵 撥：0 7 6 5 2 5 5 — 8	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 號	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	
門 市 部	台 北 市 仁 愛 路 四 段 129 號	
	電 話：7 5 2 — 4 6 0 8	
印 刷 所	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	
	台 北 縣 中 和 市 中 正 路 800 號	
裝 訂	嶸 興 裝 訂 有 限 公 司	
	台 北 市 赤 峯 街 77 巷 7 號 之 1	
定 價	新 台 幣 90 元	港 幣 15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9 年 7 月	
六 版	中 華 民 國 76 年 8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目錄

鬼子……………一

創造……………八一

新年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「鬼子」這個篇名，很有點吸引力，一看到這兩個字，很容易使人聯想到「鬼的兒子」，那自然是一個恐怖神秘的故事了。

然而，我必須說明，我承認這是一個相當神秘，也有着若干恐怖意味的故事。但是在這裏，「鬼子」却並不是「鬼的兒子」之意，而是指日本鬼子而言。

中國歷來受外國侵略，中國人對於侵略者，也有着各種不同的稱呼。俄國人是「老毛子」，助紂為虐的朝鮮人是「高麗棒子」，臺灣人叫荷蘭人為「紅毛鬼」，而為禍中國最烈、殺戮中國老百姓最多的日本侵略者，則被稱為「日本鬼子」。

中日戰爭過去了二十多年，有很多人認為中國人應該世世代代記着日本鬼子的罪行，記住日本鬼子犯下的血腥罪行。也有人認為應該忘記這一切，適應時代的發展，完全以一種新的關係來看待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日本。

我寫的只是小說，絕無意在這裏做任何討論，而這篇小說的題目，之所以叫作「鬼子」，很簡單，是因為整個故事，和日本鬼子有關的緣故。

天氣很熱，在大酒店頂樓喝咖啡的時候，一點也不覺得，可是一到了走廊中，就感到有點熱了，我脫下了西裝上裝，進入電梯。

電梯在十五樓停了一停，進來了七八個人，看來是日本遊客，有男有女，日本遊客是這個城市常見的人物之一，自然引不起我過份的注意。

電梯到了大酒店的大堂，我和這一羣日本遊客，一起走出了電梯，穿過了酒店的大堂，在酒店的大門口，我看到有一輛旅遊大巴士停着，巴士上已有着不少人，也全是日本遊客。

和我同電梯出來的那七八個日本遊客，急急向外走着，我讓他們先走，隨後也出了玻璃門。一出門，炙熱像是烈火一樣，四面八方圍了過來，真叫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，而且，陽光又是那麼猛烈，是在剎那之間，我根本甚麼也看不清楚。

而也就是在那一剎間，我聽到了一下極其驚人的驚叫聲，在我還根本沒有機會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之際，就突然有一個人，向我撞了過來。

那人已幾乎撞在我的身上了，如果不是我會受過嚴格的武術訓練，所以反應來得特別快的話，那個人一定已經撞上我的了。

在那一剎間，我的身子陡地一閃，閃了開去，而那人的身子，繼續向前衝着，他向前衝出的勢子，十分之猛，以致掛在他身上的一具照相機，直甩了起來。

那時，我不知道向我撞來的那個是甚麼人，也不知道這個人爲甚麼在發出了一下驚呼聲之後，動作便顯得如此之驚惶。

但是有一點，我却是可以肯定的，那便是，一個人如果行動如此之驚惶，那麼，他一定是有着甚麼見不得人的事在了，所以，就在那一剎間，我抓住了照相機的皮帶。

我自一伸手抓住了照相機的皮帶，那人就無法再向前衝出去了，我用力一拉，將他拉了回來。直到這時，我才看清楚，那人是一個日本遊客，約莫已有五十以上年紀，樣子看來好像很斯

文，但這時候，他的臉色，却是一片土黃色。

小說中常有一個人在受到了驚嚇之後，「臉都黃了」之句，這個日本人那時的情形，就是這樣，而且，他那種驚悸欲絕神情，也是不多見的。

當我將他拉了回來之後，他甚至站立不穩，而需要我將他扶住。

這一切，全只不過是在十幾秒之內所發生的事，是以當我扶住了那日本人，抬頭向前看時，所有的人，還未曾從驚愕中定過神來。

那輛旅遊車仍然停在酒店門口，本來在車上的人，都從窗口探出頭來，向外張望着，許多和我同電梯下來的日本遊客，都在車前，準備上車。

在車門前，還站着一個十分明艷的女郎，穿着很好看的制服，看來像是旅行社派出來，引導遊客參觀城市風光的職員。

眼前的情形，實在有一點異常的地方，但是我却知道，一定會有甚麼極不尋常的事發生過了，因為我扶着的那日本人，身子還在劇烈地發着抖！

我立時用日語問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，這位先生怎麼了？」

直到我出聲，才有兩個中年人走了過來，他們也是日本遊客，他們來到了我的身前，齊聲道：「鈴木先生，你……怎麼樣了？」

日本人的稱呼，尊卑是分得十分清楚，一絲不苟的，那兩個日本人的稱呼至少使我知道，被我扶住了在發抖的那個日本遊客，鈴木先生，是一個有十分崇高地位的人。

那位鈴木先生慢慢轉過身來，他臉上的神情，仍然是那樣驚悸，我看到他在轉過身來之後，只向那位旅遊社的女職員望了一眼，又立時轉回了身來。

這時，更多日本遊客來到了我的身前，有兩個日本人甚至爭着推開我，去扶鈴木，他們紛紛向鈴木發出關切的問題，七嘴八舌，而且，個個的臉上，都硬擠出一種十分關心的神情來。

這種情形，是令人作嘔的，是以我不再理會他們，走了開去。

我在經過那女職員的身邊之際，我順口問了一句，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那位明艷照人的小姐向我笑了笑，道：「誰知道，日本人總有點神經兮兮的。」

我半帶開玩笑地道：「他好像是看到了你而感到害怕！」

那位小姐很有幽默感，她道：「是麼，或許是我長得老醜了，像夜叉！」

我和她都笑了起來，這時，我看到有兩個人，已扶着鈴木，回到酒店去。在走進了酒店的玻璃門之後，鈴木又回過頭，向外望了一眼。

他望的仍然是那位導遊小姐，而且，和上次一樣，仍然是在一望之後，就像是見到了鬼怪一樣，馬上又轉過頭去，這種情形，看在我的眼中，已是第二次了，我的心中，不禁起了極度的疑惑。

剛才，我和那位小說那樣說，還是一半帶着玩笑性質的，但是這一次，我却是認真的了，我道：「小姐，你看到沒有，他真是看到了你，而感到害怕！」

那位小姐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，我却不肯就此甘休，我道：「這個日本人叫鈴木，你以

前曾經見過他麼？」

那位小姐搖頭道：「當然沒有！」

這時，我已經看不見鈴木了，我仍然不離去，又過了幾分鐘，扶着鈴木進去的那兩個人也出來了，一個道：「鈴木先生忽然感到有點不舒服，他不能隨我們出發了，讓他獨個兒休息一下吧！」

那位小姐也不再理會我，只是照顧着遊客上了車，還好，當她也登上車子的時候，她總算記得，向我揮了揮手。我仍然站在酒店門口，在烈日下，回想着剛才所發生的事情。

我大約想了兩三分鐘，已是滿頭大汗了，連我自己也感到好笑，這一件事，可以說和我一點也不相干，要我在這裏晒着太陽，想來想去，算甚麼名堂？

我聳了聳肩，向前走了出去，可是，當我到了對面馬路，轉過身來，看到了巍峨的酒店之後，我却改變了主意。我感到，這件事，可能不那麼簡單，那位鈴木先生，顯然是對那位導遊小姐在感到害怕！

但是，那是爲甚麼呢？那位小姐，從來也未曾見過鈴木先生——這一點，我是可以肯定的，因爲那位小姐的態度，一直是那麼輕鬆。

我是一個好奇心十分強烈的人，有的朋友指出，我好奇心的強烈，已然到了畸形的程度。也就是說，我已經是一個好管閒事到了令人討厭程度的人！

我承認這一點，但是我却無法改變，就像是嗜酒的人看到了美酒就喉嚨發癢一樣，我無法在

有疑點的事情之前控制我自己。於是，我又穿過馬路，走進了酒店。

我來到了登記住客的櫃檯前，道：「有一批日本遊客，住在這裏，我需要見其中的一位鈴木先生，請問他住在幾號房間？」

櫃台內的職員，愛理不理地望着我，就像是完全未曾聽到我的話一樣。

我也不去怪他，只是取出了一張鈔票來，摺成很小，壓在手掌下，在櫃台上推了過去。

爲了與我不相干的事，我甚至願意倒貼鈔票，可知我的好奇心之重，確然有點病態了！

我又道：「我是一家洋行的代表，有重要的業務，要和鈴木先生談談。」

那職員的態度立時變了，他道：「讓我查一查！」

他翻着登記簿，然後，將登記簿向我推來，在推過登記簿來的時候，他取過了那張鈔票。我看到了鈴木的登記：鈴木正直。他住的是一六〇六室。

那職員還特地道：「這一批遊客，人人都住的是雙人房，只有他一人住的是套房，他是大人物？」

我笑了笑，道：「可以說是。」

我之所以如此回答，是因爲我也不敢肯定。

因爲，就一般的情形來說，重要地位的人，很少會跟着團體出去旅行的，他們不在乎錢，自然會作私人的旅行，而不會讓旅行團拖來拖去。

可是，鈴木正直和別的團員，顯然又有着身份上的不同，至少他獨自住一間套房。

我離開了櫃台，走進了電話間，撥了這間酒店的電話：「請接一六〇六室，鈴木先生。」在那時候，我只是準備去見一見這位鈴木先生，至於我將如何請求和他見面，我還未曾想清楚。

電話鈴響了沒有多久，就有人來接聽，也就在那一剎間，我有了主意，我道：「是不是鈴木先生？」

鈴木的聲音，聽來十分駭人，他的聲音之中，充滿了恐懼和驚惶，我甚至可以聽到他的喘息聲，他道：「誰，甚麼人？」

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是酒店的職員，聽說你感到不舒服，是不是要我們代你請一個醫生？」鈴木像是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不必了，我沒有甚麼！」

我又道：「鈴木先生，有一位小姐要見你，是不是接見她？」鈴木發出了「咽」地一下怪聲，好一會沒有出聲，過了足有半分鐘之久，他才道：「一位小姐——什麼人？」

我笑了笑，道：「或許就是你一見到了她，就大失常態，感到害怕的那位。」

那便是在電話撥通之後，想出來的主意。雖然我和那位遊導小姐談過話，她說根本不認得鈴木，可是鈴木分明是見到了那位小姐，才變得如此恐怖的，是我特地在電話中如此說，想聽聽他的反應。

我是預料到鈴木必然會有反應的，可是我却未曾料到，鈴木的反應，竟會來得如此之強烈。

我在電話中，突然聽到了一下驚呼聲，緊接着，便是「砰」地一聲響，顯然是電話聽筒，已被拋了開來，接着，又是一下重物墜地的聲音。

從那一下重地的墜地聲聽來，好像是這位鈴木先生，已經跌倒在地了。

我又聽到，一陣濃重的喘息聲，自電話中傳了出來，同時聽到鈴木以日語在高叫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！」

他的那種叫聲，真是令人毛髮直豎！

我也不禁陡地呆住了，我感到，我這個多管閒事的電話，可能會引致一項十分嚴重的意外，我連忙放下了電話，上了電梯。

在十六樓，我找到了侍應生，道：「二六〇六室的鈴木先生，可能有了意外，你快打開門看看。」

侍應生奇怪地望定了我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我大聲喝道：「別問我怎麼知道，快去開門！」

侍應生很不願意地來到了一六〇六室的門口，他先敲着門，叫道：「鈴木先生！」

他才叫了一聲，突然聽得房內，發出了一聲怒吼道：「滾開，別來打擾我！」

那正是鈴木的聲音，我認得出來。

侍應生立時轉過身來，向我怒瞪了一眼，我也被鈴木的那一下怒喝聲，嚇了一大跳，侍應生顯然已不準備再敲門了，我走向前，剛準備再去敲門時，門內傳來了「砰」地一聲，像是有人重

重地撞在門上，接着，鈴木又叫道：「滾，滾，別來找我，別來找我！」

鈴木的聲音，就在門後傳來，可知剛才可是他撞到了門口。我道：「鈴木先生，我有話和你說！」

門內靜了片刻，才聽得鈴木厲聲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

我實在十分難以回答這個問題，我不能再冒充是酒店的職員，因為酒店的侍應生，就在我身邊。我也不能將自己的姓名說出來，因為「衛斯理」三個字，對於一個遠自日本來的人，是毫無意義的。

但是，我還是立時有了答案，我道：「我是旅遊社的代表，鈴木先生，你不能參加集體的遊覽，我想為你安排一下個人的行動。」

我這樣說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名正言順，可以防止侍應生的起疑，另一方面，我想鈴木看到了那位導遊小姐，神態如此怪異，那麼，他或許想會晤一下遊旅社中的人，打探一下那位旅遊小姐的來歷。

我不知道我料想的兩點，哪一點起了作用，而在我回答了他的問題之後，過了不多久，門便打了開來，鈴木就站在門後。

一看到了鈴木，我又吃了一驚，他的神色是十分駭人的，他面色慘白，眼睛睜得老大，而且眼中，佈滿了紅絲，臉上籠罩着一股極其駭人的煞氣。他雖然已有五十出頭年紀，可是身體仍然很精壯，當門而立，似乎像一頭想朝我撲過來的餓狼。

我呆了一呆之後，道：「可以進來麼？」

鈴木伸出頭來，在走廊中看了一眼，走廊中並沒有甚麼人，他的神情也好像安定了些，他向那侍應生道：「剛才不是你打電話給我？」

那侍應生忙道：「沒有，先生！」

鈴木又呆了一呆，才向我點了點頭，示意我可以進去，我走了進房，他就將門關上。

我本來以為他可能認識我，因為在酒店的大門口，我曾被他撞中，並且扶了他好幾分鐘，然而，他竟像是根本未曾見過我，由此可知，在酒店門口時，他是在極度的慌亂之中，根本不知道扶住他的是甚麼人！

鈴木的神態已經鎮定了許多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始終覺得他站立的姿勢很怪異，看來使人很不習慣。但是我不久，就知道他一定是軍人出身，那種筆挺站立的姿勢，除非是一個久經訓練的軍人，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我先開口，道：「鈴木先生，希望你很快就能夠恢復健康，遊覽本市。」

鈴木掩飾地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本來就沒有甚麼，可能是……是天氣太熱了！」

我順着他的口氣，道：「是啊，這幾天，天氣真熱，請問，你對導遊小姐方面，有甚麼意見？」

我是故意那樣說的，目的仍然是要看鈴木的反應，鈴木的身子，陡地一震，他呼喝似地道：

「你那樣說，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已經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試出了鈴木對那位導遊小姐的異常反應，而且，他連對「導遊小姐」這個名詞的反應，也是不尋常的。」

我假裝不知道，只是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個人進行遊覽，我們可以特別為你派出一個職員。」

鈴木坐了下來，又示意我坐下，他以手托着頭，像是在深思着甚麼，在這一段時間中，我也不出聲。過了好一會，他才道：「今天，就是剛才他們集體去遊覽時，那位……導遊的小姐，是甚麼地方人？」

鈴木終於向我問起那位小姐來了，可是，他的問題，可是說是十分怪異的，因為他不問那位小姐叫甚麼名字，而只是問她是甚麼地方人？

爲甚麼他要那樣問？那樣問的目的，又是甚麼？

我那時全然得不到答案，我只是道：「不知道，雖然我和她是同事，她講本地話、英語和日語，先生，你認識這位小姐麼？」

鈴木的雙手亂搖，額上青筋也綻了出來，他以一種十分慌張的語氣道：「不，不認識，根本不認識！」

然後，他的手微微發着抖，拿起一張報紙來，遮住了他自己的臉，道：「我……請你替我安排，我想立即回日本去！」

我心中的疑惑更甚了，這時，我所能肯定的是，鈴木的心中，一定感到了極度的恐懼，雖然

他竭力企圖掩飾這種恐懼，但是他的恐懼，還是那麼明顯地流露了出來。

其二，他的恐懼，是來自那位美麗、活潑的導遊小姐。

其三，他的恐懼是如此之甚，以致他甚至不敢再在這個城市中逗留下去！

當我想到了這三點的時候，我站了起來，冷冷地道：「鈴木先生，如果你在逃避甚麼，那麼，就算你回到日本，也是逃不過去的！」

如果說，我以前的話，給鈴木有刺激的話，那麼，這種刺激，和現在的情形相比較，簡直完全不算得甚麼了。這時，我的話才一出口，鈴木的雙手，陡地一分，那張報紙，已被他撕成兩半。他人也立時霍地站了起來，雙眼瞪着我，面肉抽搐着，他的那種神情，實在是駭人之極！

我的目的就是要刺激他，以弄明白他心中的恐懼，究竟是甚麼！

所以，當他的神情，變得如此之可怖之際，我仍然只是站在他的面前，冷冷地望着他。

可是，接下來發生的事，却是我意料不到的了！

只見他陡地跨向前來之際，我已經有所準備的了，可是，他的動作，竟是如此之快，突然一聲大喝，一掌已經向我劈了下來。

我自然不會給他那一掌劈中，我身子向後一閃，就已經避開了他那一掌，但是他左腳緊接着飛起，「砰」地一聲，踢中了我的左腿。

那一脚的力道，可以說是十分沉重，我身子一側，跌倒在地氈上，而鈴木繼續大聲吼叫着，轉身向我，直撲了過來。

看他的那種神情，分明是想撲了過來，將我壓在他的身下，再來弄死我。

我之所以感到他想殺死我，全然是因為他那時那種窮兇極惡的神態，實在像是想殺人的緣故。我自然不能任由他對付我，而不加反抗，是以我在地上一個轉身，一脚又踢了出去。

我是算準了方位踢出去的，「砰」地一聲，那一腳踢中了他的面門，不但令得他的身子，向後仰去，而且使得他的鼻孔，鮮血長流。我則手在地上一按，躍了起來。

可是鈴木一點也沒有停手的意思，他繼續狂吼着，順手拿起了一張椅子，雙手握着椅腳，向我直劈了過來。看那種情形，像是他手中握的，不是一張椅子，而是一柄鋒利的大刀一樣。我接連閃避了三次，閃開了他的襲擊，門外已傳來急速的敲門聲，和喝問聲，鈴木擊不中我，用力將椅子向我拋了過來。

就在這時候，房門打開，兩個侍者走進來，那張椅子，向着他們直飛了過去，幸而一個侍者機靈，忙將門一關，椅子「砰」地一聲，擊在門上。

那兩個侍者接着衝了進來，鈴木像是瘋了一樣，指着我，叫道：「拉他出去，打死他！」

兩個侍者自然是聽到了房間中的爭吵聲和鈴木的狂吼聲之後趕來的，他們一進來，見到鈴木血流披面，已經嚇了一大跳，鈴木那一句狂吼，是用日語叫出來的，那兩個侍者立時想來捉住我。

我等他們來到了我的身前，才大喝一聲，道：「別碰我，你知道這傢伙剛才在叫甚麼！他要你們將我拉出去，打死我！」

那兩個侍者一聽，登時呆住了，一起轉過頭，向鈴木望了過去。我冷然對鈴木道：「鈴木先生，你以為現在是甚麼時候？是日本皇軍佔領了別人的土地，可以隨意下令殺人的時代麼？」我已經綜合了好幾方面的觀察，可以肯定鈴木這傢伙，以前一定是軍人，而他剛才的呼叫，又是如此的狂妄，是以我才狠狠地用話諷刺他。

鈴木一聽到我的話，起先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後來，嘴唇發着抖，像是想說話，但是却又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，他面上的肌肉，仍在不住跳動着。

這時，一個侍役領班也走了進來，便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流血了，鈴木先生，快報警，快召救傷車！」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向我望了過來，我冷笑道：「是我打的，這日本烏龜不知讓別人流過多少血，現在讓他流點鼻血，要你如喪考妣，那麼緊張幹甚麼？」

侍役領班被我罵得漲紅了臉，一面向外退去，一面叫道：「看住他，看住他！」

我伸出手來，直指着鈴木的鼻子，喝道：「鈴木，你聽着，我還會來找你，而且，還會帶着你最害怕的人來，你自己的心中，知道你爲甚麼怕她。」

鈴木在剎那間，變得臉如死灰，他連連向後退去，道：「別……別……千萬不要……」

我轉過身，大踏步走向外，侍役領班慌忙奔出去，我在電梯門口一站，反向他喝道：「你怎麼還不去報警？你爸爸在流鼻血！」

侍役領班又驚又怒，我則連聲冷笑，電梯到了，我大模大樣走了進去，落到了酒店大堂，又